



【社会观察】

从台湾父亲节看父亲的角色

□雨茂

台湾的父亲节确实值得内地借鉴,因为它至少可以警醒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因为相较于生,养育的责任更重大,父亲不能失位,更不能失责。

去年8月8日,两个台湾朋友请我和同在台湾大学访学的同事吃饭,我以为是中秋节前的餐叙,并没有当回事,席间叙谈才读懂玄机。原来8月8日谐音“爸爸”,是台湾的父亲节,我和同事都是做父亲的人,台湾朋友怕我们思念儿女,于是邀约相聚。另据两位朋友讲,他们的子女要么送上祝福,要么奉送亲手制作的礼物。这种别样的亲子关系让我们艳羡不已。

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无外乎两种:专制独裁型与纵容溺爱型,似乎很难找到正常健康的父子关系。当下的情况虽然要好一些,但仍然没有脱离传统父子关系的窠臼。前两年,媒体上有两件事最夺人眼球,且都与“父爱”有关。一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的儿子涉嫌强奸被刑拘,二是湖南电视台热播的亲子节目——《爸爸去哪儿》。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涉及名人,所以这两件事都成为公众与媒体关注的热点;但从更深层次看,都与中国家庭普遍存在的“父爱的迷失”有关。作为父亲的李双江对儿子疏于管教、纵容溺爱,结果铸成大错。《爸爸去哪儿》节目中,五位爸爸每期跟子女有72小时的乡村体验,爸爸单独肩负起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的责任,导演还设置了许多必须由父子(女)共同完成的任务。虽然节目里的父子(女)之间极尽温存与体贴,但我肯定这些平时忙得很少着家的父亲其实鲜有与孩子相处及交流的机会,孩子的母亲一定是在包揽的。不独明星家庭,在中国普通家庭中,父爱的缺位甚至迷失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现象。

了。

与传统父子关系相比,当今有一种现象是父亲对子女教育不闻不问,完全推给母亲,自己乐得做甩手掌柜。家庭教育研究专家范景宇先生认为,母亲的态度、对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满意程度会影响父亲投入和参与孩子教育的水平。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应当积极鼓励,还应尽可能地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为父亲参与孩子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做父亲的也应该积极地介入孩子教育,不能认为教育孩子是母亲的工作,自己的责任只是挣钱养家。一位朋友给我讲过一个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她单位的领导是一位女性,儿子已经二十多岁了,正在上大学。父亲是法官,在家的时间极少,儿子当然由母亲一手带大,所以母子关系极好。儿子对母亲几乎百依百顺,对母亲的依恋更是让人瞠目结舌,洗澡时要母亲洗,睡觉前还要母亲搂着睡一会儿,不然就睡不着觉。这已经是一种暧昧变态的母子关系,差一点就滑向乱伦的边沿了。二十多岁的儿子在心理上居然还没有断奶,做母亲的浑然不觉,竟然骄傲地向人讲述儿子对她的感情,听来就让人揪心。这是在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男子汉吗?不,这是在培养具有依附人格与恋母情结的小男人。孩子的爸爸去哪了?他难道不应该对此负责任吗?把一个人格不健全的儿子交给社会,他就不内疚吗?

也有一种父亲看似关心孩子,其实还是不负责任。一位同事的儿子正上初三,班上有一位“校霸”,班主任都不敢管。一

天,校霸居然向同事的儿子收两百元保护费,不交就把书包扔出窗外。孩子在学校受欺负,居然不敢告诉父母,最后还是由班主任转告的。按理说,校霸的行为已经触犯了相关法律,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这也是向学生普及法律知识、鼓励他们借助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最好时机,但是无论老师还是家长都没有这样做。最终的解决方式是男孩的父亲找了几个人去学校示威,据说校霸吓得浑身发抖,声称以后绝对不敢这样了。当一种违法行为被另一种违法行为纠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暴力登场、法律缺位,孩子们长大后还能对法律有敬畏之心吗?还会通过法律维护公平与正义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应该做的吗?

其实,传统中国社会也有“严父慈母”之说,即由父母承担不同角色,各有侧重,分工合作。母亲唱红脸,担当照顾孩子饮食起居和心灵按摩师的角色;父亲唱黑脸,担当孩子的人生导师,引导孩子融入社会,自立自强。子女因为享受了完整的父母之爱,所以人格健全,对社会家庭负责任,敢于担当。现代教育心理学理论认为,父爱(或母爱)的缺失会造成孩子人格的缺失,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长大成人。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的父亲节确实值得内地借鉴,因为它至少可以警醒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积极参与子女教育,因为相较于生,养育的责任更重大,父亲不能失位,更不能失责。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窥海斋】

□林少华

物是不是也有尊严?

对待物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对待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换言之,物的状态是人的心态的物化。由物构成的环境若没有尊严感,人的尊严也很难实现和保全。

年纪不饶人。如今坐飞机,很少自己提旅行箱上上下下,而大多托运了事。这样,下了飞机,就要直奔U形或S形传送带那里等取行李,期待的心情大约仅次于当年在电影院等女朋友。但行李当然不同于女朋友,不会打扮得像模像样款款斯斯然而来。喏,来了,但见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旅行箱在传送带上横躺竖卧人仰马翻,即使贴以高脚葡萄酒杯易碎标签也往往四脚朝天!幸运的,几道擦伤刮痕;倒霉的,提手不翼而飞。说夸张些,行李传送带俨然洪水过后的小镇街道或全线崩溃的海滨战场,抑或是散伙前的夫妻大战进行中的起居室场景。我暗自思忖,这活计既不是高科技又不是文学翻译,只要稍有一点责任心即可做好。为什么做不好?须知,不光人,物是不是也有尊严?我多么希望行李以保持尊严的姿势有模有样缓缓移到自己跟前啊!

也许你说,人有尊严谁都晓得,物难道也有尊严?物的尊严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物的尊严就是其正确的存在状态。如上面说的旅行箱,它的正确存在状

态是趴着或脚轮朝下立着,而决不会像懒猫晒太阳那样忽然来个侧滚翻或亮出肚皮。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散文,作者说他看见一棵拔掉的枯树被靠墙倒置,赶紧走过去矫正,使之树根朝下、树梢朝上,理由是为了树的尊严,即为了使树保持生前的正确存在状态。不知是不是受此暗示的关系——或者莫如说加重了我原本就有的某种心理倾向更为合适——即使花钱住宾馆,我也很注意“矫正”。例如墙上的画如果挂歪了,床头灯和台灯如果脖子歪了——偏巧,我住过的宾馆包括五星级宾馆,画大多挂歪,灯脖子也大多不正——我就非想方设法把它矫正过来不可,否则心里就不安宁。不是灯下看稿走神,就是躺下久久合不上眼。盖因物的不正确的存在状态使得我感觉自己存在于状态不正确的环境中。进一步说,在物有失尊严的环境中,人也似乎很难保持应有的尊严。换个说法,在某种情况下,人的尊严有赖于物的尊严。因此,当我偶尔听宾馆服务员抱怨说一位客人居然用毛巾擦皮鞋的时

候,我不禁愕然: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物呢?毛巾的正确存在状态是擦手擦脸而绝非擦鞋。这位损害物的尊严的客人,哪怕皮鞋擦得再亮,尊严感怕也无从谈起——在年轻女服务员鄙夷的目光中走出宾馆房间如果还能觉得有尊严,那可真真无可救药了。同样,一个以正确状态把旅行箱轻轻放在传送带上的装卸工,一个急气败坏似的野蛮装卸的装卸工,你说哪一个更能从中体味工作的尊严感、人的尊严感?何况这里边还有对物的主人即旅行箱持有者的尊重或对其尊严的体察!

不由得想起祖父。已经去世二十二年的祖父是念过私塾的农民。每天清晨起来扫完院子,他都要把竹扫帚尖朝上靠墙角立定或让它安然躺在柴草垛上歇息。每次干完农活回来,他都要把手中的锄头、镐头或铁锹用木片或石块揩去泥土,然后整齐地立在仓房固定位置,从不往哪里随手一扔。他当然不会像他的大孙子——我这样咬文嚼字,什么尊严啦什么正确状态啦喋喋不休,他只是打心眼里爱惜他的东西。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年回乡探亲时给他买了一个广州产的“三角牌”电饭煲,一天傍晚我去他那里闲聊,他笑眯眯看着炕桌上的翠绿色电饭煲:“啧啧,这东西也长脑袋了?比人脑袋都好使。人都不知道饭什么时候熟,可它知道,熟了就咔一声自个儿弹起!”

祖父穷了一辈子,真正拥有的东西不多,无非两三间草房、前后园子和半山坡上的二三十棵果树,加一间小仓房和仓房里的农具,总共也不值几个钱,但谁都不能把他和它们分开。祖父晚年被在城里工作的叔父好说歹说接进城里,但住不到一年就独自回来再不进城。他告诉我:城里有什么好?在城里就像断了魂似的。回来侍弄园子,早上起来看看树又冒出几片叶子,这有多好!要多好有多好!

如今想来,祖父同物之间应该是有了精神联系的,所以他才有那么淳朴的惜物之情,知道物也有尊严,进而从中觉出人的尊严。事实上,祖父不仅使物的摆放和整个居住环境变得整整齐齐,而且他本人穿戴

也在贫穷中保持了起码的整洁。尤其出门上街之前,总要刻意打理一番,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始终注意体现一分做人的体面和尊严。

可以说,对待物的态度,实质上也是对待人的态度、对自己的态度。换言之,物的状态是人的心态的物化。由物构成的环境若没有尊严感,人的尊严也很难实现和保全。尤其在当下这个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盛行的时代,我们是不是更应对物保持一分谦恭与怜惜之情?

(本文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悦读·分享

扫码关注齐鲁晚报副刊微信
“青未了”。